

触碰你心底的那片江南

长三角四家晚报推出“寻宋之旅”之深意

◆ 范文兵



新民晚报携手钱江晚报、扬子晚报和姑苏晚报,近日共同推出“长三角寻宋之旅”,邀约大众发现身边的宋代遗迹或旅游景点。长三角旅游,已经成为蕴含江南文化底蕴的大众文化消费产品。旅行,历来也是一种学习方式和成长方式,行万里路总能不断产生各具特色、引人思考的案例。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对于作为学习与成长的旅行,有两个层面可以探讨。一个层面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强调通过人的身体在万里路上对人、事、景展开直接一手的体验,对于万卷书中蕴含的间接知识进行印证与修订。另一个层面就是“实践出真知”,即采用类似“壮游”(Grand Tour)这一起源于文艺复兴、盛行于18世纪英国的旅行方式——青年人在导师或自我引导下,用长达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将旅行转化为全方位、沉浸式的学习与成长体验。发展到今天,“壮游”已成为一部分年轻人的成人仪式——踏入职场前进行的“间隔年”旅行。

“Grand Tour”中文翻译是借用唐代诗人杜甫自传式诗歌《壮游》题目“壮游”一词——《汉语词典》等工具书对壮游的解释是“怀抱壮志而远游”,进而也很本土化地将类似时间长、路程远,注重人文的旅行活动,从前述西方语境的青少年学习成长范式,扩展到“活到老,学到老,游到老”的人生常态,如杜甫青壮年时期长达八九年的吴、越、齐、赵之旅,清代袁枚晚年断续14年之久的天台、雁荡、黄山、岭南、东南等地之行。

在建筑与城市专业领域里,由于建筑、城市物理实体空间所独具的实地体验需求,“纸上得来终觉浅”这句话,可以说是形象地揭示出实地旅行对于建筑、城市学习与研究的充分必要性。因此,实地旅行看建筑与城市,作为一种必须的

基础学习方式,构建出建筑师、城市规划师的成长与发展基石。如现代建筑教育的前身,19世纪巴黎美术学院(Beaux-Arts)就设有罗马大奖(Prix de Rome),赞助获奖学子在意大利亲历真迹,边游边学。

“从无到有” “从有到精”

今天的中国,人们在经历了“从无到有”大建设时代之后,逐渐进入到“从有到精”的存量时代。物质层面有了一定积累,工作、生活节奏逐渐放缓,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讲究格调,加上精神层面对文化自信、个体修养的追求,通过实地旅行了解我国历史、促进自我成长,已成为当今中国非常普遍的社会趋势和百姓生活常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寻宋江南”这一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中国与宋朝的连接点,是一种“生活美学”,即所谓“审美的泛化,生活的艺术化,艺术的生活化”。正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两宋高度文明,兼备大俗与大雅,注重理想与现实,

是中国“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具有鲜明的“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倾向。这一系列特点,充分应和了越来越具有文化自信、越来越追求精致生活的百姓的内在诉求。而靖康之变后,宋朝偏安江南,“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人才与技术自北向南不断输入,短短十余年,南方经济超过北方,所以,很多历史遗迹,可以在江南之地集中寻访,而作为当今长三角一体化的包邮区,便捷的交通与服务设施,也会为这一探寻带来颇多便利。

“寻宋江南”的实地旅行,需要预先做些功课,奠定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基础。然后,去博物馆看展、听讲,到历史遗迹中全身心“念天地之悠悠”地穿越,在江南百姓日常的衣食住行中触碰“活着的宋迹”。从专业领域出发,建议首选参观一些寺庙、园林、古镇遗迹,如始建于南宋的嘉定孔庙,一些与宋代遗迹关系处理的新设计佳作也应去体验,如松江方塔园。另外,泛文化联想也是历史旅行必须的,它会有效帮助你打通零星细节。著名建筑学家汉宝德在“江南园林是

在宋朝以后慢慢发展出来”这一结论基础上,用一种跨学科通感方式描述了他的细致感受:“到宋朝以后,很多诗词拼命描写小院子、梧桐园,园子里头的叶子、花朵,眼睛老是低着头看,甚至也不向天上仰望,整个心所下的是内省的功夫。所以,江南的庭院是产生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之下。院落的围墙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分隔的元素。”

“寻宋江南”看上去似乎已经很聚焦,但有理由相信,一定还有更加丰富、深刻的旅行“穿越”方式,实现属于你自己的“历史壮游”。如可以进行“北宋、南宋之别”游;可以围绕“市井·雅集、山水、园林、茶事、书院”做各种专题游;也可以就江南宋代某个人物经历为线索游;可以结合你自己的专业问题,有针对性、侧重性地去游;可以从自身成长出发,凭借“个体化”视角,将历史与现实的城市、建筑作为人文环境进行“整体浸润游”……只有这样,那个宋,才能活到了你的血液之中,那个历史中国,才能活到你的日常生活之中。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思作设计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 始建于北宋年间的上海龙华寺经过保护性修缮后重新开门迎客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扫一扫关注
“新民艺评”

繁花复繁花 上海故事之未完待续

◆ 卜翌

话剧《繁花》第二季近日在美琪大戏院热演中,还请来了老戏骨潘虹加盟,在第一季风靡无两的成就加持,第二季的票房自然也是“老好”。上海作为一个媲美纽约、巴黎、伦敦的国际大都会,关于本地题材,尚有多角度的影视创作,各时代阶段皆有而有之,但戏剧作品始终较匮乏。尤其在滑稽戏一度式微,乃至沪语语境萎缩的当下,舞台上演绎的上海往事多停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繁花》一出算是填补了空白。

小说《繁花》以3个出身不同的主角阿宝、沪生和小毛为主线,一个接一个的没有要点、没有冲突的故事,相关联的三代几十个人物,无轨电车流水账一样的生活,絮絮叨叨地就铺陈了清明上河图一般的上海市井画卷和大时代的变迁。

据说第一季演出完毕,不少观众决定回家重新把书看完。第一季的主线围绕了阿宝、沪生和小毛的离合,从3人于上世纪60年代的相识相知始,到70年代的因故物断,再至90年代的重逢终。用导演马俊丰的话来说,尽管三个年代的片段切换,但总体仍是一个环形结构,人物关系相对集中,彼此的故事串联进展。

第一季谢幕时的音乐用了原作结尾用的《新鸳鸯蝴蝶梦》:“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正应和了这一季的主题,人生知己无二三,不如意事常八九。上世纪从60年代至90年代,甚至和当下的时代,平行又延伸交错,台上人和台下人又见昨天又见今天……小人物在大时代中的无力感甚深,人心与世事的无常,一桩桩一件件岂是别人的人生,别人的城,分明是所有人自己念叨过的想象过的,甚至经历过亲自见过的海上繁花。

在这个戏剧结构中似乎能瞥见波兰剧场大师克里斯蒂安·帕帕的影子,时空的红框标注,只是为了更深层次地探得精神上的转变与成长。舞

美上不说是借鉴,但亦有明显的致敬的含意。

第二季甫一开场就在舞美上有了发展和变化,据导演表述,初衷是要强化原作独有的审美情趣“层层叠叠嘈嘈切切”。简化了的钢窗、纱窗、磨砂玻璃和霓虹灯影与多重并叙的移动时空互相照应。如果说第一季尚有固化的学院派风格,那第二季则更回归到原作的挥洒自由。

第二季着重于上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环形转化成线形,更加碎片化的表现方式。70年代的压抑无奈、苦痛挣扎与90年代的喧哗世俗、觥筹交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比。原作刻意隐去了对于80年代这一转型期的生活描述,回避了60、70年代建立起来观念瓦解的过程,而这一缺场,使前后两个年代的对比更加鲜明突出。

阿宝、沪生和小毛各自经历的人生与事,包括陶陶、小琴等十几个角色轮番过场,生死死,其间女人的争取、男人的不响却也有着许多与预期相悖的结果。轨道的推行使得时空的切换更加速度,“流动的盛宴之过客匆匆”正是第二季的主旨。情也好爱也罢,场面话真心事,一时一地而已,来来往往,物是人非,最终留下来走不了的,就只有这个城……阿宝、沪生和小毛在全剧中都似毫无交集,只有隐约的线索牵绊,一直到最后,殊途同归,3个人生的际遇再次交汇,重逢于第二季终。

本季的开场没有关场灯,陶陶和阿宝一道徘徊八卦,这一段非戏之戏像极现实生活中的讲电话听热闹,这一楔子暗示了本季的故事都更琐碎细致、娓娓道来。至于上半场结束前出场的潘虹扮演的黎老师,虽仅20分钟的亮相,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可以看作是一个来自于上世纪60年代的,联结了过去记忆的城市线索,她在她的记忆里,曾作为一个少女,体验了对爱的实践和奋不顾身。短暂的幸福维系了她30年的生命力,但同时,因为命运的重大变故,她也在绝

望、无助中,煎熬了30年。她是一个处在与“当下”隔绝的时空里的人物,与时代两相抛弃,但竟无比坚韧地守望了岁月。这可以看作是上海市民精神的另一重表现,仿佛油画的底色不可或缺。

这一季的谢幕歌果然不再是《新鸳鸯蝴蝶梦》,而换作了《潇洒走一回》:“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我拿青春赌明天,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浩瀚的细碎的事,引发了人们情感深处的涟漪,就如同3个小时看了很多部的《甜蜜蜜》,又仿佛一刻看尽万家灯火,家家日常的话、家务以及生意经和难念的经,让人在庞杂的市井细节中,寻找到一起鸣。与回不去的和将要再来的上海故事,再会!



■ 潘虹出演《繁花》第一季

习武之人 心正为上

——校园原创舞台剧《蔡龙云》执导有感

◆ 徐俊

本周一,由上海体育学院原创的舞台剧《蔡龙云》亮相第七届中国校园戏剧剧节,被誉为“融合了武术之魂、艺术之美的大戏”。作为该剧导演,创排《蔡龙云》对我是一次非常特殊的创作经历,是对武者、学者、师者的深度舞台探索。武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成为大师,是一条漫长的荆棘之路。《蔡龙云》将大师之途与师者之道融合在一场历史与当下、回忆与现实激烈碰撞的“言传身教”之中。一夜之间,一位陷入迷茫的大学生走入大师蔡龙云的波澜起伏的生命历程,从他的成长里,领会大师之言“习武之人,心正为上”。

武术是中国文化的独特载体,国人精神的精妙凝练,贯穿着我们的生命哲学与处世之道。习武之道与做人之道,在呼应契合,在一代代中国人的传承中发扬光大。“为什么我们现在仍要学习武术?”蔡龙云以他的一生回答了当代学生困惑,“心正了,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清明;心正了,就能成为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这便是武术带给世人的意义,也是《蔡龙云》剧目的根基与立意。

《蔡龙云》的舞台呈现有其特殊性。将武术专业表现与演员表演两种语言融合在一起,在人物塑造和故事讲述之中,也要将武术场面展现出来,在一般的话剧领域很难实现。因此,我运用传统写意美学风格创作,以流动16只垂直LED屏幕勾勒空间,将大面积的留白给到演员表演,更好地突出武术场面。同时,将武术表达融情于景,形成鲜明自然的舞台语汇。如以少年蔡龙云的四组枪、刀、剑、拳的展示组成春夏秋冬场面;真实还原14岁的蔡龙云战胜自俄大力士的比赛场面;蔡龙云等与日本人对剑的竹剑对抗场面。在剧目叙事和人物塑造中丰富和突出武术的语汇,以舞台形式表达武术的精神和教育的精神,探索话剧舞台艺术与武术表达的创造性融合。

《蔡龙云》的演员,均为武术学院表演系一年级和二级的学生,无论是武术还是表演,他们都还处于学习和探索的初期阶段。因此我在排演的同时,也担负起教育教学的工作,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将表演专业教学融入创作实践。希望学生们能通过舞台艺术的教学,从另一个角度更加深入地学习本校大师之风范品格与为人之道,从而对他们的学习和成长产生助益;让大师精神在校园内更好地传承与传播。

正如蔡龙云先生自己所强调,武术与艺术有共通性,都有各自的章法。《蔡龙云》的创作打磨和排演并非一蹴而就,从2018年首演至今,这部剧目每年都进行复排和演出,演员们也是一届又一届的校园新生。校园大师剧的意义正在于大师精神的代代传承,为青年学子的人生指点迷津。大师的克己拼搏之精神,豁然处世之道、清明刚正之心、修身而济天下之境界,希望都能在这部剧中被承载和表达。



威一定要确认再阿让是偷面包的小偷。不管马天目的身份有什么改变,唐贤平对马天目的追逐,也犹如沙威一直忠实于自己对冉阿让的嗅觉,不懈捉拿,恨有时的爱是爱的一部分,当一个人对另一个纠缠太久,真说不清那是恨还是爱。唐贤平把马天目当作他的政敌共产党那样恨着,之中还有一种他自以为是的恨铁不成钢的恨。

谍战剧的反映,在如今的影视作品中,已经不像过去,坏人都贼眉鼠眼,满脸奸猾,一个坏字写在脑袋上。简单的漫画笔法无法使得人性的表达深刻与丰富,也不符合生活的真实。汪精卫还是一个美男子呢。也有观众希望唐贤平躺在血泊之中没有真正死掉。但是死与不死,对于唐贤平已经没有意义。他不是民族崛起的前行者。

大叛徒裴如海的死法是《前行者》的神来之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水中的囚牢是他自己进去的。那枚象征正义的金币“啪”一声,将裴去找秘本的铁笼子锁上。其实在水中,是听不到那个“啪”的声音。那个声音是我们自己用心性的表达深刻与丰富,也不符合生活的真实。汪精卫还是一个美男子呢。也有观众希望唐贤平躺在血泊之中没有真正死掉。但是死与不死,对于唐贤平已经没有意义。他不是民族崛起的前行者。

曾经为了他挡子弹,曾经在北伐浴血奋战,曾经有爱国理想。唐贤平不相信马天目替洋人做生意,人生主题是钱。他的怀疑是对的,他的感情也是真的。他一直等待马是姓“共”的确认。犹如雨果作品《悲惨世界》里的警察沙

《伪装者》《叛逆者》之后有《前行者》

◆ 南妮

《伪装者》中的兄弟情和《叛逆者》中上世纪30年代上海法租界地下党与国民党斗争的背景,在《前行者》中都已经不是新鲜元素了。横店那些街景与店招,在新一轮的炮火中,是很要防止人们“出戏”的。除了故事好看、情节有反转,影像与制作的精致是重要的,《前行者》做到了。演员的塑造讲究是构成影像魅力的重要元素,不少观众称《前行者》有电影的效果,音乐的主调采用了马斯卡尼《乡村骑士》间奏曲。尽管电影《教父3》用了它,姜文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用了它。但是这个熟悉的曲调在《前行者》中,仍然以艺术性的克制与华美,深化了我们的感动。当年轻的地下党员陈烈因为护送一号文件被叛徒裴如海开枪打死时,他的温文沉静和那双长睫毛的眼睛使我们心痛。

张鲁一饰演的马天目有留法背景,江汰清是沪江公寓老板娘,外观的雅致和内在的热血、八面玲珑的表象与信仰的单纯执着,在影像上形成好看的张力和感人的意味。国民党那边,法租界巡捕房处长陈亨礼机灵的眼睛配着小酒窝,貌似斯文文,实则一肚坏水。叛徒裴如海,反复无常的小人,叛变共产党,又从国民党走向日本人,永远道貌岸然,形象本身的文学性可以拓展故事性。

黄埔同学,北伐战友,过命兄弟。马天目和唐贤平,从名字和形象,导演似乎都采用了“反派正做”的手法,犹如《叛逆者》中王志文“正派反做”的手法。聂远饰演的唐贤平在《前行者》的第一集中出现,帅气逼人,在个人的品德上他没有什么缺点,对有损民族性的东西如买办,如叛毒,也痛恨。为人讲情义,当马天目被他的法国洋行老板骗受灭口之时,唐贤平冲出去,拼命将其解救。导演让唐贤平英俊、勇敢,但头发稀疏。唐贤平一直怀疑马天目是共产党,他对于他的怀疑与追踪乃至最终的火拼构架了电视剧40集的框架。

曾经为了他挡子弹,曾经在北伐浴血奋战,曾经有爱国理想。唐贤平不相信马天目替洋人做生意,人生主题是钱。他的怀疑是对的,他的感情也是真的。他一直等待马是姓“共”的确认。犹如雨果作品《悲惨世界》里的警察沙

别让艺术场景成为带货背景

◆ 徐佳和

的“网红打卡”行为,涉及展品版权或直播带货,将不被允许。世界上大部分主流博物馆美术馆若允许对永久性藏品拍照,都仅限于个人非商业用途。这是对每一位参观者的尊重,也是对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尊重和保护——在展览厅里,在艺术作品面前,作为欣赏者,都是平等的,毕竟,你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不能影响别人沉思和凝视的权利,也不能成为低成本牟利的捷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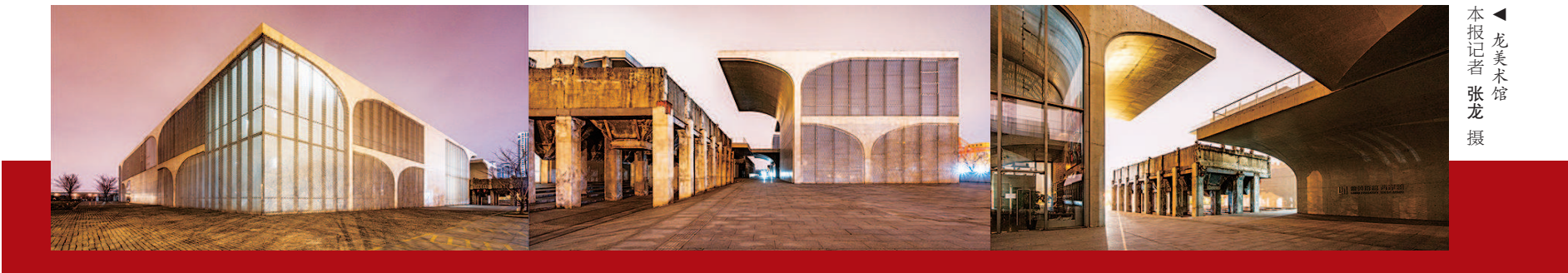
其实,美术馆里对于拍照的规定早已有之,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严禁拍照(NO PHOTO);二是,严禁使用闪光灯(NO LIGHTING)。对于做

出“严禁拍照”规定的博物馆美术馆,不但禁止拍照而且还禁止摄影、录像。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考虑的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艺术作品本身的保护,多数作品还在著作权法保护年限以内,像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国家画廊就是这类博物馆的代表。有些博物馆藏品由于材质和年代原因,导致其对灯光极其敏感,会严禁使用闪光灯,但不禁止拍照。比如《最后的晚餐》,达·芬奇用了自己发明的有机颜料,而不是中世纪欧洲大多采用的湿壁画做法,导致保存起来难度相当大,因此今天若想看一眼这幅文艺复兴时期的名作,往

往要提前多日预约,且限制参观人数,每一拨只能进去15-20人。作出这样规定的博物馆一般都藏有很多重要历史性作品。

几百年来,艺术都有让人慢下脚步,留意细节的魔力。热爱艺术的人会经常光顾博物馆,当一堆人拿着自拍杆儿对着艺术品拍摄时,其他人很难静下心来认真地欣赏作品了。身处拍客之中,人们会怀疑或许这才是可以接受的消化艺术的方式——只需吞咽,无需咀嚼。用相机“看”,而不是用眼睛“看”,这绝不是让艺术更普及或更可行的途径。

▲ 龙虎美术馆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近期,上海有多家美术馆针对网红打卡行为发出限制令。以在某小红书、某音平台上“特别能出片”的浦东美术馆为例,明确禁止展厅内使用闪光灯和未经允许的展厅内摄像,并将此规定印在了门票背面和导览折页上。对于网红打卡后在相关图片上出现商标等的行为,要进行交涉、制止。

位于徐汇滨江的龙虎美术馆西馆,可以用手机和卡片相机拍照,但前提是不能影响他人观展,对于展厅内的视频直播,为推广展览进行的可以,但事先要征得馆方同意。进馆参观时,门口张贴有明确的观众须知,如果不同意的话,可以向馆方退票。

目前为止,上海大部分美术馆和画廊对于观众正常的拍照需求,只要不影响别人,不危及展品,馆方并没有过多限制。但是对于观众利用三脚架、自拍杆等大型专业拍摄设备进行拍摄,多数美术馆和画廊都会予以劝阻。如果有当下流行